續古文辭類纂

續古文辭類纂序

長沙王先謙纂

自桐城方望溪氏以古文專家之學主張後進海[illegible]遺風遂衍姚惜抱稟其師傳覃心冥追益以所自得推究閫奧開設戶牖天下翕然號爲正宗承學之士如蓬從風如川赴壑尋聲企景項領相望百餘年來轉相傳述徧於東南由其道而名於文苑者以數十計嗚呼何其盛也自聖清宰世用正學風厲薄海耆碩輩出講明心性恢張義理厥後鴻生鉅儒遐志浩博鉤研訓詁縈引出證立漢學之名詆斥宋儒言義理者惜抱自守孤芳以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一闕義理爲幹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故其爲文源流兼賅粹然一出於醇雅當時相授受者特其門弟子數輩然卒流風餘韻沾被百年成就遠大逐末者不閱而知道者常勝詐不信與道光末造士多高語周

秦漢魏晉清峻簡樸之文爲不足爲梅郎中曾文正之倫相與修道立教皆抱遺緒賴以不墜逮粵寇肇亂禍延海宇文物蕩盡人士流徙展轉至今困猶未蘇京師首善之區人文之所萃集求如昔日梅曾諸老聲氣冥合簫管翕鳴邈然不可復得而況山陬海澨弇陋寡儔有志之士生於其間誰與祓濯而振起之乎觀於學術盛衰升降之源豈非有心世道君子責也惜抱古文辭類纂開示準的賴此編存學者猶知遵守余輒師其意推求義法淵源采自乾隆迄咸豐間得三十九人論其得失區別義類竊附於姚氏之書亦當世著作之林也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例略

論辨類元六十四續四十二序跋類元二十八續一百四

奏議類元八十三續無今之奏議要在明切事理古義美

辭所弗尙也體旣專行不大裁錄書說類元八十五續書
六十四說無贈序類元五十三續二十七詔令類元三十
六續無傳狀類元十八續三十三碑誌類元一百續八十
雜記類元七十六續七十五箴銘類元二十四續九贊頌
類元六續贊六頌無辭賦類元五十八續無風雅變體取
工駢儷
國朝諸家尤罕沿襲間有述作不復甄采哀祭類元三十
八續十七
纂集斷自乾隆以降故薑塢梅崖與焉姬傳受業薑塢復
與殷韡梅生師海峯臺山絜非師梅崖願士學於絜非更
事姬傳姬傳之徒伯言異之孟塗植之最著願士行輩差
先伯言其年家子異之與試所得士也仲倫春木生甫出
姬傳門少後薑塢曾孫頑甫亦姬傳高第弟子而名業特

顯不徒以文稱秋士品詣孤峻尺木其族子究心理學尤與臺山善存居臬文私淑海峯同時拔起者小峴郝孫其尤也湘臬善頓甫而與星叔相先後月滄歸鄉桐城嘗問道於仲倫春木以所學倡於粵西其鄉人伯韓子穆翰臣定甫亦誦業伯言子序通甫位西子餘皆從伯言講論者也石州以樸學鳴與伯言論不合曾川兼師兩人與之子小峴傳父業而早卒植之之門惟存莊著稱焉曾文正公亟許姬傳至列之聖哲畫像記以爲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然尋其聲貌略不相襲道不可不一而法不必盡同斯言諒哉南屏沈思孤往其趨於道也與姚氏無乎不合學者讀文正歐陽生文集序及南屏與篠岑論文派書百餘年文人承嬗離合之迹略可覩矣

自惜抱繼方劉爲古文學天下相與尊尚其文號桐城派

嘗海峯之世有錢伯坰魯思從受其業以師說稱誦於陽湖惲子居武進張皋文子居皋文遂棄其聲韻考訂之學而學古文於是陽湖古文之學特盛陸祁孫七家文鈔序言之此陽湖爲古文者自述其淵源無與桐城角立門戶之見也立言之道義各有當而已愚柔者仰企而不及賢知者則務爲浩侈不肯自抑其才姚氏見之眞守之嚴其撰述有以入乎人人之心如規矩準繩不可踰越通古今天下之公言非姚氏私言也宗派之說起於鄉曲竊名者之私播於流俗之口而淺學者據以自便有所作弗協於轍適謂吾文派別焉耳近人論文或以桐城陽湖離爲二派疑誤後來吾爲此懼更有所謂不立宗派之古文家殆不然與

書嘗病孫可之與友人論文書稱其所受眞訣自來無擇

皇甫持正上謝昌黎稱舉至再如小兒得餅矜衒不已皇孫二家文集視昌黎相去何如覽者自得之來氏派無閒焉可之自鳴非篤論也惜抱振興絕學海內靡然從風其後諸子各詡師承不無繆附孟長卿言由生枕藉傳經祗以取議同門若文章之事高下粲殊開卷即得無待證明也梅氏浸淫於古所造獨爲深遠其志固不屑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矣曾文正公以雄直之氣宏通之識發爲文章冠絕今古其於惜抱遺書篤好深思雖謦欬不親而塗跡並合學者將欲杜歧趨遵正軌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其餘諸家駢列所得洪纖各不相掩僕有恒言文士畢生苦志身後之名後來者當共護惜之苟有可取勿遽末殺區區寸抱幸高識者諒焉

是編搊始聞見苦隘桐城蕭穆敬甫於其鄉先輩遺文及

海內名家專集備藏略備遠道見餉數逾百種往復論列裨益宏多成書後就正於吳冀州汝綸摯甫開示大義匡我不逮可謂直諒多聞當代之益友也周自菴先生商榷之餘間加評論輒爲采入生平於師友寸善拳拳服膺坿書簡端以志永矢光緒八年春二月

目錄

論辨類二　　卷二

論辨類三　　卷三

贈序類二　卷十三

哀祭類二　卷三十四

以上共十類三十四卷

姚氏爵里誌略

姚範字南青號薑塢安徽桐城人乾隆七年進士改庶吉

士散館授編修三十一年卒年七十著有援鶉堂文集六
卷 國史文苑有傳
朱仕琇字斐瞻號梅崖福建建甯人乾隆十三年進士改
庶吉士散館以知縣用選山東夏津縣以足疾改福甯府
教授四十五年卒年六十六著有梅崖文集三十卷外集
八卷 國史文苑有傳
彭績字其凝更字秋士江蘇長洲人布衣乾隆五十年卒
年四十四著有秋士先生遺集六卷
彭紹升字允初號尺木江蘇長洲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
著有二林居集二十四卷一行居集若干卷
羅有高字臺山江西瑞金人優貢生著有尊聞居士文集
姚鼐字姬傳一字夢穀範弟淑之子乾隆二十八年進士
改庶吉士散館改禮部主事遷刑部郎中嘉慶十五年重

宴鹿鳴　賞四品銜二十年九月卒年八十五著有樵[illegible]
軒文集二十卷．國史文苑有傳
魯仕驥國史作九皋字絜非江西新城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
選山西夏縣知縣有惠政以積勞卒官著有山木集　國
史文苑有傳
吳定字殿麟號澹泉安徽歙縣人諸生舉嘉慶元年孝廉
方正著有紫石泉山房文集十二卷
秦瀛字淩滄一字小峴號遂庵江蘇無錫人舉人乾隆四
十一年　南巡召試賜內閣中書官至刑部右侍郎道光
元年七月卒年七十九著有小峴山房文集　國史大臣
有傳
惲敬字子居江蘇陽湖人乾隆四十八年舉人由　咸安
宮官學教習歷任浙江江山山東平陰江西新喻瑞金知

縣以事去官卒年六十二著有大雲山房文集四卷二集四卷續編一卷言事二卷

王灼字悔生號濱麓一號晴園安徽桐城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六十年大挑選東流縣教諭嘉慶二十四年五月卒著有悔生文集八卷

張惠言字皋文江蘇武進人嘉慶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七年六月卒年四十二著有茗柯文集初二三四編

陸繼輅字祁孫江蘇陽湖人舉人著有崇百藥齋文初二三續集

陳用光字碩士一字實思江西新城人嘉慶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禮部左侍郎道光十五年八月卒年六十八著有太乙舟文集八卷 國史大臣有傳

姚瑩字碩甫範曾孫嘉慶十三年進士由知縣官至廣西按察使咸豐二年八月卒著有東溟文集六卷外集四卷續集五卷

鄧顯鶴字子立號湘皋湖南新化人嘉慶九年舉人官甯鄉縣訓導咸豐元年閏八月卒年七十五著有南村草堂文鈔二十卷

周樹槐字星叔湖南長沙人嘉慶十四年進士歷官山西沁源江西吉水知縣著有壯學齋文集十二卷

呂璜字禮北號月滄廣西永福人嘉慶十六年進士歷官浙江慶元奉化山陰錢塘知縣以廉能稱升杭州西塘海防同知因會撿德清民婦徐蔡氏屍骨不實革職道光十八年卒年六十一著有月滄文集八卷

劉開字方來號孟塗安徽桐城人布衣著有孟塗文集十

卷

姚椿字春木一字子壽江蘇婁縣人布衣著有通藝閣文集

毛嶽生字生甫江蘇寶山人布衣著有休復居文集六卷

吳德旋字仲倫江蘇宜興人諸生著有初月樓集

管同字異之江南上元人道光五年舉人卒年四十七著有因寄軒文初集十卷二集六卷補遺一卷

梅曾亮字伯言江南上元人道光二年進士以知縣用改捐郎中咸豐五年卒著有柏梘山房文集十六卷

方東樹字植之安徽桐城人增生咸豐元年五月卒年八十著有儀衛軒文集十二卷

張穆字石州山西平定州人優貢生道光二十九年卒年四十一著有㞐齋居士文集八卷

朱琦字濂甫號伯韓廣西桂林人道光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遷給事中以守廣西省城功擢道員留浙江候補咸豐十年浙江省城陷殉難著有怡志堂集八卷

馮志沂字述仲號魯川山西代州人道光十六年進士官至安徽廬州府知府著有微尚齋文集

曾國藩字伯涵號滌笙湖南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以平粵匪功封一等毅勇侯世襲同治十一年卒　特謚文正著有文集四卷

吳嘉賓字子序江西南豐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同治三年賊陷南豐殉難著有求自得之室文鈔十二卷

龍啟瑞號輯五字翰臣廣西臨桂人道光二十一年進士修撰官至江西布政使著有經德堂文集十四卷

昱堯字子穆廣西平南人舉人著有致翼堂文集

拯元名錫振字定甫號少鶴廣西馬平人道光二十一年進士官至通政使著有龍壁山房文集

邵懿辰字位西浙江仁和人舉人由內閣中書遷刑部員外郎充軍機章京發往東河咸豐四年以濟甯防河無效去職十一年十一月賊陷浙江殉難著作散佚曾文正公爲梓其遺文二卷

魯一同字通甫一字蘭岑江蘇山陽人道光十五年舉人著有通甫類稿四卷續編二卷

戴鈞衡字存莊安徽桐城人舉人著有味經山館文集四卷續集三卷

孫鼎臣字子餘號芝房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
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翰林院侍讀著有蒼筤文集
六卷
管嗣復字小異同之子諸生通算學能文早卒同遂無後
文附同集
吳敏樹字南屏湖南巴陵人舉人官瀏陽縣訓導著有柈
湖文集十二卷
共三十九家

姚姬傳李斯論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於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當秦之中葉孝公既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於刻薄而便於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爲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爲商鞅之學埽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爲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尙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趣時而

已說所遭值非如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
亦以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
所學識非也即有學識甚嘗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
首蹙頞於私家之居而矜夸尊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
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誰我之無可奈何於吾君而不吾
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
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
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而遺後人者
彼寘然無與者矣嬴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
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
虎尾咥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於凶者蓋其自取
邪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於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
於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間有得失而大體

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於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於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甯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為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熟於擒縱離合神似大蘇惜抱文之最有氣勢者劉孟塗荀卿論得東坡深意而文未工附錄參觀可增學人論古之識文云蘇子瞻以李斯之亂天下出於荀卿吾師惜抱先生辨之以為秦壞先王之制始於商鞅不始於李斯斯之相秦並未用荀卿之道其論明且篤矣然

子瞻豈不知荀卿過不及是而故欲文致其罪哉彼意不在荀卿假荀卿而發也夫荊公之學雖不及荀子然其所本者王道所稱者禮樂其高言激論未嘗不相似也子瞻見荊公欲興三代之治而執拗不通矣以僨事故論荀卿而直指之曰意其爲人必剛愎自用而自許太過此非切中介甫之失乎新法之立託於先王其意本以治天下而非以亂天下其黨章惇等假其說以快報復卒至病國害民流毒海內此雖羣小之罪未始非荊公爲之階也故以李斯之禍而追咎於荀卿亦事之適相類者也荊公廢夫子之春秋以天下之賢人君子爲不足用特激於一往之意氣以孤行己見其後紹述之者乃欲舉天下之善類而悉去之忠良盡矣國亦旋壞此固荊公所不及料者也故曰其父殺人報仇其子

必且行劫交曰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不知其禍之遂至此也嗚呼是亦可謂垂涕泣而言之矣論古之家多借諷騁事加始皇論及此篇是也彼言法宜平易以戒人主之果殺此則隱指秦政亂國而推原致禍之由其意一也吾師所論者明荀卿之賢以斥其說為是非之公言之也余所論者原子瞻之心而畧其辭兼明事之實言之也

吳殷勝為人後者後大宗說

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何休云小宗無後當絕此是論也難之者曰小宗子之繼父祖者父為之斬而忍聽其絕乎大夫之庶子為適兄弟不降而忍聽適長繼父祖者之絕乎嗟嗟是未達乎先王不輕以子後人之旨也今夫恩之不可解者父母也易父母而伯叔焉易伯叔而父

母焉君子以爲此人道之大變也孝子處此必有賢怨負痛終其身者先王雖憫小宗子之絕然絕之者天也而顧介後小宗者曰抱其離棄父母之傷則先王亦爲之戚焉而不欲強矣大宗則後之者何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蓋自其先世繼別子以來世奉宗廟之靈族人賴焉如魚鱉之依大水深淵也久矣今無後而遂絕之非所以尊祖也非酬德大宗以固宗盟也非慰答諸父昆弟之道也酌輕重之宜而權起焉先王曰是可對夫爲人後者矣且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何則義處於無可通雖大宗亦以其倫代之況小宗乎或者曰代之而不後之別子之爲祖者也乃不血食與應之曰不必後之而祀之此先王未言之禮也傳曰適子不得後大宗又曰何如而可爲人後支子可也先儒謂以次適無次適則以

妾子又無則以長適俟其庶子還爲所生後夫長適可後人則傳不可從矣如果係其生爲所生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乎吾謂大宗無後後以昆弟之支子昆弟無支子則後從昆弟之支子又無則再族昆弟廣推之矣必適長乎或者曰設別子傳未及五世而大宗絕或雖過五世而但世孤傳或一二昆弟相間以傳而大宗絕小宗惟適子無支子將奈之何曰大宗未及五世而絕雖有大宗之名而其功猶之小宗也無支子則以其倫代之而已若傳之已久而大宗絕後以適子則絕小宗不後則絕大宗準以宗子殤死庶子弗後之例意者亦代之以其倫乎豈乎權者禮之精焉者也如母因立孤而嫁則不絕其服仁也大宗之祀不斷義也非大宗而議後是不忍無子而忍無父母也不忍於人之父母而忍於己之父母也豈非人道之大

變也哉

姚姬傳曰論精而辭覈

惲子居三代因革論一

聖人治天下非操一切而為局也求其當之方而已必將有以合乎人情之所宜是故中制者聖人之法也其不滿乎中制與越乎中制之外者於人情苟不至甚不便聖人必不違之此三代之道也夫五霸變三王者也七雄變五霸者也秦兼四海一切皆埽除之又變七雄者也漢興百餘年之後始講求先王之遺意蓋不見前古之盛六百餘年矣朝野上下大綱細目久已無存遺老故舊亦無有能傳道者諸儒博士於焚棄殘剝之餘搜拾竄脫緣飾推原故事其得之也難故其信之也篤書之言止一隅必推之千百隅而以為皆然書之言止一端必推之千百端而以為

不可不然。嗚呼。何其愚也。夫禮樂刑政。皆世異者也。禮樂之微。非百姓所能窺也。且行之於天子諸侯者十而五六。行之於大夫士者十而三四。其在野者。略焉而已。是故聖人之制作也。則自斷之。刑者。情之百易者也。書之策不可盡也。是故與諸侯大夫斷之。政者。治亂之紀。上與下之統也。是故與諸侯大夫士百姓共斷之。夫所謂共斷之者何也。曰中制者。聖人之法也。其不滿乎中制。與越乎中制之外者。於人情不至甚不便。聖人必不遂之。是也。吾故詳論之。求王政之端。而究其同異。以破諸儒博士之說。庶聖人治天下之道。可無惑焉。

惲子居三代因革論二。

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官曰。諸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食三之

一。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食四之一。孟子周人。所言周制也。而周官與之互異。鄭氏衆曰。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三之一者亦然。是說也。公之地。其半爲附庸。侯伯之地。其三之二爲附庸。子男之地其四之一爲附庸。理不可通。且五百里之半。爲百里者十有二而餘。侯伯子所食。與孟子之說均不合。惟男食四之一。爲五十里而已。陳氏君舉曰。方五百里以圖言。其徑百二十五里。是說也。男之地徑二十有五里。公與伯之地徑百里七十里而餘。與孟子之說亦不合。惟侯徑百里。子徑五十里而已。唐氏仲友曰。古之爲國。有軍有賦。軍出於郊者也。賦出於遂者也。言百里七十五十里者。軍制也。五百四百三百里者。兼軍賦及所轄言之也。諸男言百里者。兼軍賦言之也。噫。聖人之書。豈若是參錯耶。是不可訓之說

也。惲子居曰古者洪荒之世。自民所歸而各立之君。其時政刑未備。觸磨所及大者百里而已。殺於百里者則七十五十里焉。聖人準之以差封國之地。是故百里七十五十里者。聖人之中制也。國立矣不能無爭。爭矣不能無所統。黃帝之時萬國。成湯之時三千餘國。武王之時千七百七十二國。蓋所并者幾十之七八焉。若是則保無有百里而爲五百四百里者乎。七十五十里而爲三百二百百里者乎。聖人於是定之以所食之數。使與百里七十五十里之制不至相絕。所以折無厭。明有制。至明順也。又使百里七十五十里之國。有可以齊於五百四百三百二百百里之制。而山川土田附庸之典行焉。武王封太公於齊。百里之國也。益之至五百里。成王封伯禽於魯。百里之國也。益之亦至五百里。於是天子得平其威惠。諸侯咸勸於功德。亦

至明順也是故五百四百三百二百百里者亦聖人之中
制也蓋諸侯之能并地者若反仁滅義以詐力吞噬將不
旋踵而覆亡隨之其能及久遠者必自其先世已有不泯
之功德又君臣皆有過人之才民庶皆有順合之用然後
能滅國而鄰不爭收土而民不叛逮相襲既久上下爲一
各固其驅聖人必履封而栽之計數而制之則天下亂矣
是故夏之季也其諸侯并地大者殷仍其國殷之季世其
諸侯并地大者周仍其歸若興王嗣世親賢夾輔其功皆
可享茅土之奉其才皆可任方伯連帥之職聖人於封國
之後復大啟其地以收大小相維新舊相制之功故曰皆
聖人之中制也雖然是中制者非引繩而直之絜矩而力
之布算而乘除之不容出入增損於其間也其山川之與
則有崎其鄰國之錯則有崎其都邑之系屬則有崎越於

五十七十十百里者有之越於百里二百三百四百五百里者有之不滿者亦有之陰陽得其序原隰斥鹵墳壤得其耶戰守形勢得其會如是而已故曰越乎中制與不滿乎中制者非人情所甚不便聖人必不違之也是故由吾之說則三代之所以久安長治可知也不由吾之說則禹湯文武之時已潰裂矣其子孫豈有一日之服哉此可貫之萬世者也

自記曰韓詩外傳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　本朝惠半農先生據之謂封五百里四百里其采百里封三百里其采七十里封二百里百里其采五十里欲合王制周官之說其說據外傳而與外傳戾又封采之數五等多寡不盡一不可從

先謙案管異之題王悔生文集云古人著書必自稱名易大傳論語諸書每篇稱子其始蓋門人所記錄而沿及周末則著書無不自子者矣唐宋人文柳子厚稱柳子蘇子瞻稱蘇子王介甫稱王子依仿古書其稱爲有據若字以表德出於朋友之相呼論語記顏淵子貢云者大抵他人所載述古人著書必無自標其字者也頃見惲氏大雲山房文集勤於篇中署惲子居曰四字意甚以爲不典王悔生從海峯游於此等宜素講今其集首孟獻子論亦自署王悔生曰是豈合古人之義法哉

惲子居三代因革論三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曰貢曰助曰徹中制也曰五十曰七十曰百畝亦中制也其名不同其法不同其數又不同惲子居曰先王制田亦

有越乎中制不及乎中制者焉是故貢助徹三者聖人皆先自其國都行之推之於諸侯之可行者而亦行之其不可者待之先代之制有可更者更之不可更且不必更者仍之如是而已何以知其然也井田者始於黃帝廢於秦未有井田之前所行者貢而已廢井田之後所行者亦貢而已至行井田之時貢亦不廢者田有不可井與可井而不及井及上世以來已定溝澮之制者也是故五十而貢夏禹治田之法而其時黃帝之井田在焉夏小正曰初服於公田是也七十而助成湯治田之法而其時公劉之徹行焉詩曰徹田爲糧是也百畝而徹文王治田之法而其時湯之助存焉公羊傳曰古者十一而藉是也若是者何也天下至大民人至衆聖人者期於均其利去其害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定其可井不可井以九一十一推一王之

制仍其五十七十以貢助存先代之法民各安其業樂其
政下不擾上不勞如是而已然而尙有進焉者貢者古今
之通法井田者聖人因時以均民情貢者自諸夏至絕徼
之通法井田者聖人因地以均民力是故聖人之世以井
田爲上治以貢爲通法上治所以見王道之尊通法所以
見王道之大揖讓上治也與子通法也揖讓之名至高於
事至順非堯得舜舜得禹不可行井田之名至高於事至
順非殷受夏周受殷不可行而貢則無不可行故聖人之
行井田也以貢輔之而不責人之必行如是而已何以知
其然也齊之內政五家爲軌五軌爲里四里爲連十連爲
鄉井田以三起數內政以五十起數使齊之封內爲井田
者十之九爲貢者十之一齊能三其田而五十其人乎抑
破壞其井而五十其田乎是齊之四井者少不井者衆也

楚蔿掩爲司馬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臯隰井衍沃賈逵皆以井數之其說爲誣九地之土惟衍沃可井杜預之說是也是楚之所井者少不井者眾也鄭子駟爲田洫而使四族所是鄭之田不盡井也魏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是課多也井田非稅畝賦不能加加魏未聞有此法乃增其賦也是魏之田不盡井也聖人之行井田也寬大如此豈有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之事哉嗚呼此求方罫之說也又豈有百里之國必萬井五百里之國必二十五同之事哉嗚呼此亦求方罫之說也

惲子居三代因革論四

井田不可廢之法也而卒廢儒者皆譏罪商鞅雖然鞅之罪開秦之阡陌也彼自關以東井田之廢非鞅之罪也夫

法之將行也，聖人不能使之不行；法之將廢也，聖人不能使之不廢。神農氏作，民知耕而食之，誅草萊，摘沙礫，各治其田而已。黃帝因民之欲別，而以經界正之；因民之欲私，而以溝洫通之；因民之欲便於耕鋤饁餉守望，而以廬井合之。是故井田者，黃帝之法也；所以井田者，天下之民之欲也。此井田之所以行也。而其所以廢者：三代之時，山林斥鹵，積漸闢治，足給其民，又以餘者為圭田、餘夫之田、士田、賈田；後世餘地日少，生齒日眾，田不敷授，一也。三代之時，吏道淯古，歸田受田，無上下其手者；後世肥瘠不均，與奪不時，二也。三代之時，國之大者不過數百里，其田悉可按行而差等之；後世地兼數圻，憑圖書稽覈而已，必有不能實者，三也。三代之時，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後世吏不可非，而民不勝其非，四也。抑又有甚者

十一不足從而增其征則財賦千乘不足從而加其求民怨魯之稅畝邱甲晉之州兵原田其見於書者也是以春秋戰國之民其先世享井田之利不可見也所見者身蒙井田之害而已利遠則易忘害近則其去之也速而又日見貢之簡略易從爭趨之以為便我便我於是急功好利之君之大夫徇其民而大變之蓋井田之行也自黃帝至周之初歷一千有餘年而其法大備井田之廢也自春秋戰國漸漸漸以至秦之始皇五百餘年而後埽地無餘天道之推移人事之進退皆有不得不然者是故秦者古今之界也自秦以前朝野上下所行者皆三代之制也自秦以後朝野上下所行者皆非三代之制也井田其一也然則聖人處此奈何曰聖人者非所能測也雖然其書具在可考而知焉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

已無一言及於兵與農者何也其事當以時變者也貢之爲助助之爲徹是也孟子於民產蓋屢言之然必曰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亦孔子之意也夫王莽役民之田而民叛之後魏限民之田而民亦叛之使孔子孟子生於始皇之時豈必驅天下而復井田哉噫此俗儒必爭之說也

惟子居三代因革論五

三代以上十而稅一用之力役用之田獵用之兵戎車馬牛楨幹芻糧器甲皆民供之而民何其充然樂也三代以下三十而稅一力役則發之田獵兵戎則召募車馬牛楨幹芻糧器甲皆上給之而民愀然怫然若不終日者然何也韓子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

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雖然。未既也。一人爲貴而數十人衣食之。是七民也。一人爲富。而數十人衣食之。是八民也。操兵者一縣數百人。是九民也。廝役者一縣復數百人。是十民也。其數百人之子弟姻婭。又數十人。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是十一民也。牙者互之。儈者會之。是十二民也。僕非僕。臺非臺。是十三民也。婦人揄長袂躡利屣。男子傅粉白。習歌舞。是十四民也。農工商三民爲之。十四民享之。是以天不能養。地不能長。百物不能產。至於不可以爲生。雖有上聖。其若之何。古者上有田而民耕之。後世富民有田。募貧民爲傭。一傭可耕十畝。而贏畝入十取四。不足以給傭。饑歲則畝無入。而傭之給如故。其賃田而耕者。率畝入三取一。歸田主以其二。自食常不足。田主得其一。又分其半以供稅。且困於雜徭。亦不足。此農病

也古者工皆有法度程限官督之後世一切自爲拙者不足以給身家巧者爲淫巧有數年而成一器者亦不足以給身家此工病也古者商賈不得乘車馬衣錦綺人恥逐末爲之者少故利豐後世一切循之士人人不恥逐末爲之者衆故利減其富者窮極侈靡與封君大僚爭勝勝亦貧不勝亦貧此商病也夫以十四民之衆資農工商三民以生而幾幾乎不得生而三民又病若此雖有上聖其若之何惲子居曰三代之時十四民者皆有之非起於後世也聖人爲天下四民日增其數十民日減其數故農工商三民之力能給十一民而天下治後世四民之數日減十民之數日增故農工商三民之力不能給十一民而天下敝矣聖人之道奈何曰不病四民而已不病四民之道奈何曰不病農工商而重督士而已夫不病農工商則農工

商有餘，亦皆士也，則士不濫，士且不能濫，彼十民者，安得而濫之，不能濫，故常處不足，十民不足，而農工商有餘，爭歸於農工商矣，是故十民不日滅不能，夫堯舜之時，曰汝后稷播時百穀，曰疇若予工，曰懋遷有無化居，所謂諄諄者，三民之生而已，殷之盤庚，周之九誥皆然，此聖人滅十民之法也，曰三代之時，二民蓋未行也，十民之說可得聞乎，曰太公之華士，孔子之少正卯，孟子之許行，皆二氏也，有遺成則已養兵，有庶人在官則已顧役，有門子餘子則已有富貴之游閒者矣，其餘皆所謂閒民惰民是也，有天下之責者，其亦於三民之病慎策之哉

惲子居三代因革論六

然則三代之養兵可得聞歟，曰可，周制六鄉為六軍，六遂倅之，此民兵之制也，三代皆同者也，民兵既同，養兵不得

不同何也周官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鄭氏康成曰選右當於中夫選右則皆兵也曰屬焉必非散之井牧者也非養兵而何虎賁氏虎士八百人鄭氏康成曰不言徒曰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夫徒皆食於官者也非養兵而何虎賁氏主環衛然武王用之伐殷矣周官八百人而武王三千是必有倅卒也非養兵而何非直此也古者戍皆更代更代必以期期之內皆不耕者也主芻茭之峙有人主糗糧之供有人主兵甲之用有人主壁壘之防有人與養兵何異乎此兵之守者也周公東征已三年之久穆王西征至萬里之遠皆驅之戰者也與養兵何異乎夫司右虎賁氏周之官也然夏殷不能無勇爵不能無環衛之士可知也采薇出車杕杜周之詩也然夏殷不能無屯守之卒可知也殷餘之難荒服之

勢周之所由盛衰也然夏殷不能無鬼方之役可知也是故民兵既同養兵不得不同其故何也古者大國不滿數百里小國不過數十里疆事之爭多而越國之寇少耕耘之暇可以戰守是故以民兵守其常以養兵待其變至春秋而有踰山海之征連諸侯之役戰國之世抑又甚焉秦漢以降萬里一家一起事或連數十郡一調兵或行數千里是故以養兵持其常以民兵輔其變二者交用各得其宜不可偏廢也且人之受於天也古厚而今薄教於人也古密而今疏故古者士可以爲農農可以爲兵後世驅士於農則士壞驅農於兵則農壞泛令之則說入說出於二役而無所嚴束之則積怨蓄怒於一役而不安情勢之所趨則禁令窮時俗之所積則聖智廢也世之儒者以漢之南北軍爲是而八校爲非唐之府兵爲是而彍

騎爲非。夫南北軍府兵。已非三代之制矣。何必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耶。況乎郡兵之法未改。則八校無害於南北軍。屯田之制能行。則彍騎無害於府兵。宋之保毅義勇明之箭手礦夫。則養兵且借助於民兵矣。是在養兵者善其制耳。不然。取後世之民。而日以荷戈責之。幾何不速其畔也哉。

惲子居三代因革論七

然則三代之顧役可得聞歟。曰可。周官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貢賦之外。皆役事也。起軍旅兵役也。田田役也。役力役也。追胥守望之役也。後世兵出召募而兵役廢。兵役廢而田役亦廢。守望之役亦廢。所不廢者。力役而已。至併租庸調爲兩稅而力役之征亦廢。古之役事。無有存焉。周官鄉大夫

之屬比長閭胥族師黨正鄉官也遂大夫之屬鄰長里長
鄙長鄙師遂官也漢曰三老曰嗇夫曰游徼皆賜爵同於
鄉遂之官唐曰里正曰坊正則役之矣宋曰衙前督官物
曰耆長曰壯丁捕盜賊曰散從曰承符曰弓手任驅使則
役之而且虐用之矣是故鄉官遂官卽後世之民役也其
祿卽後世之顧役也周官宰夫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
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序以治序八曰徒
掌官令以徵令其制歷代皆行之是故府史胥徒卽後世
之官役也其祿卽後世之顧役也鄉官遂官三代之時不
爲役三代之顧役當專屬之府史胥徒所顧者官役也宋
衙前之役如官役之府史耆長壯丁散從承符弓手之役
如官役之胥徒其官中之府史胥徒自若也宋之顧役不
專屬之府史胥徒所顧兼民役也其民役之事同於官役

則有其漸焉。自唐之中葉。天下擾攘。官役不足以周事。遂取之於民以助之。助之既久。則各有職司。職司既定則各有功過。是故其始以民役代官役之事。而視爲固然。其繼以民役供官役之令。而亦視爲固然。其後以民役任官役之過。而亦視爲固然。至熙甯之時。而民役不可爲生矣。是故鄉遂之末流變爲差役。差役之末流變爲顧役。差役則民勞而財日匱。顧役則民逸而業可常。天下無無弊之制。無不擾民之事。當擇其合時勢而害輕者行之。後之儒者以熙甯之法而妄意詆訕。非知治體者也。曰民役之宜顧則然矣。官役顧則久。久則爲民害無已時。如之何而可袪其害歟。曰三代聖人已行之矣。賦之祿所以安其身。寬之時所以習其事。教之道所以正其向。威之刑所以去其私。如是而用之。豈有虎冠鷹擊蝨蠹蝛射之事哉。後之治天

下者知官役之可損而宮府修知民役之可損而閭里[illegible]知官役之可減而苛擾之事除知民役之可盡罷而海內皆樂業矣

惲子居三代因革論八

由是觀之聖人所以治天下之道蓋可知矣利不十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此經常之說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此假私挾妄之說也雖然有中道焉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瘉用之無弊此權衡乎前二說而知其重輕俯仰者也夫莫大於封域之制莫要於人民之業莫急於軍國之務而聖人一以寬大行之況乎節目之細尋常之用哉夫人之養生也日取其豐人之趨事也日得其巧聖人節其過甚而已如宮室之度求其稱上下而可也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其不同者也

而民之齊壹何必同斯冠服之度求其稍禮樂可也夏之毋追殷之章甫周之委貌其不同者也而民之袒裼何必同俎豆之華疏不同於廟干戈之瑚塗不同於師車旗之完做不同於朝粟帛之純量不同於市是故聖人之治有二倫物之紀名實之效等威之辨授之以一成之式齊之以一定之法天子親率諸侯大夫士以施之於民者必使如絲之在繅陶之在甄無毫黍之溢減而天下之心定焉若其質文之倘奢約之數或以時變或以地更故養生不至於拂戾趨事不至於迂回於是首出而天下歸之三代聖人蓋未之能易也彼諸儒博士者過於尊聖賢而疏於察凡庶敢於從古昔而怯於赴時勢篤於信專門而薄於考通方豈足以知聖人哉是故其爲說也推之一家而通推之眾家而不必通推之一經而通推之眾經而不必通

且以一家一經亦有不必通者至不必通而附會穿鑿以求其通則天下之亂言也已

融會古今通達治體方能爲此大文

惲子居顧命辨上

或問顧命所書禮歟曰禮也蘇氏子瞻以爲禮之失何歟曰蘇氏所言非先王之意也由乎蘇氏之說則顧命所書非禮矣　本朝顧氏甯人從而爲之辭曰顧命蓋有闕文焉狄設黼扆綴衣其前皆成王崩之事也其後皆康王踰年即位之事也非柩前即位也其閒有闕文焉顧氏之意以爲踰年即位則禮也喪服可釋也可反也柩前即位則非禮也喪服不可釋也不可反也夫喪服釋之反之於始成喪與踰年之後皆未除喪也有以甚異乎無以甚異乎亂聖人之經以附後世之說莫此爲甚敬請先扶顧氏之

妄。以定經之本文。經之本文定而蘇氏之說蓋可徐理矣。顧氏之說曰。未沒喪不稱君。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卒哭而祔。今書曰諸侯出廟門俟。是既祔之後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書曰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是既葬之後也。顧氏之說大者此數端而已。

敬按公羊傳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未葬稱子。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故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天子亦然。雖然。顧命者布之天下。傳之後世者也。即位之首稱子以臨可乎。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是踰年未葬稱公也。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葬景王。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是已葬未踰年稱王也。是故即位不書子。則顧命不得不稱王。逆子釗稱子。

王麻冕黼裳稱王皆禮也孔氏曰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且古者寢與廟有同稱焉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是也廟門之說何疑於既祔乎蘇氏曰諸侯盍以問疾至者顧氏以爲不然是矣雖然王畿之內非會葬送無諸侯之至者乎其至者皆領於二伯者也諸侯之說何疑於既葬乎且葬祔之說顧氏爲踰年即位證也而於經有不可通者作諡而葬葬而祔禮也成王三十七年四月崩葬當在十一月葬則舉諡而曰新陟王何與曰命作冊度曰御王冊命冊命者冊康王爲天子之命自皇后憑玉几至用答揚文武之光訓是也書之冊而史臣宣之之辭也成王崩即爲此冊遲至一年宣之何與踰年即位見於祖廟承先王先公而止陳皇后之命何與三宿三祭三咤說者以爲奠於殯禮之哀而殺也見於祖廟而行之

何歟。然則顧命之書。非踰年即位之書也。非踰年即位之書。則爲柩前即位之書無疑矣。而何所謂闕文耶。蓋古者始死東方正嗣子。所以別其尊。既殯柩前立嗣君。所以傳其統。踰年朝廟改元。所以愼其初。三年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見於諸侯。所以明其治。蓋至是而親政矣。三年之禮。於高宗諒陰明之。踰年之禮。於春秋書即位明之。柩前之禮。於顧命明之。皆折衷於孔子。始死之禮。於士喪禮明之。大夫士庶人同者也。

惲子居顧命辨下。

然則春秋不書柩前之即位何歟。曰始死正嗣子之位。全乎子者也。三年朝天子見諸侯。全乎君者也。且位之定久矣。故不書踰年即位必朝廟。朝廟必改元。改元君之首事也。故書柩前即位不改元。故不書。定公即位柩前其書者

以致元也是故始死全乎子則全乎喪者也三年全乎君則全乎吉者也惟柩前即位與踰年即位喪也皆以吉行之蓋先王之制禮也自一人旁推之一家自一家旁推之一國自一國旁推之天下自天下而上推之治天下之一人自治天下之一人而上推之於祖推之於天於是乎有尊尊之義自一身上推之於父於祖於曾高祖下推之於子於孫於曾孫於元孫其旁推之也視所出爲等殺於是乎有親親之義尊尊者天子之事也親親者一身之事也一身之事可奪於天下天下之事不可奪於一身即位者尊尊之事以人君爲統服喪者親親之事以人子爲統故天子之服可以天下釋之且天子使天下之人得其生故尊於天下天子之父使天子治天下之人以得其生故尊於天子天子之祖以天下傳之世世子孫使治天下之人

以得其生故尊於天子之父天則無不尊者也禮者上可以廢下下不可以廢上故天子之父之服可以天與祖釋之雖然反喪服而持之終喪則親親之義亦伸矣是故短喪者非聖人所許也曰然則蘇氏之言何如曰蘇氏之言非先王之意也其引冠子有齊衰大功之喪因喪而冠此言非也冠之禮從乎子者也子不加父故不能加於己之齊衰大功以踰卽位不幾於無等乎其引葬晉平公諸侯之大夫欲見新君叔向辭之此言亦非也大夫之欲見新君前不及柩前卽位後不及踰年卽位則賓禮也不可行矣是故舍卽位之禮喪服無時而可釋可反也

惲子居西楚都彭城論

自淮陰侯斥項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史家亦持此說後之言地利者祖之以爲項王失計無有大於此者惲子居

曰項王之失計在不救雍塞翟三王而東擊齊不在都彭城何也項王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而三分關中王章邯於雍司馬欣於塞董翳於翟所以距塞漢王也夫三人之非漢王敵不必中人以上知之項王起江東敗秦救趙遂霸諸侯業雖不終見豈必出中人下哉吾嘗深推其故而知項王都彭城蓋以通三川之險也通三川蓋以救三秦之禍也以彭城控三川卽以三川控三秦是故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項王自王蓋九郡焉自淮以北爲泗水爲薛爲郯爲瑯邪爲陳皆故楚地爲碭爲東郡皆故梁地是時彭越未國地屬西楚自淮以南爲會稽會稽之分爲吳灌嬰傳得吳守是也亦故楚地九郡者項王所手定也軍於手定之地不患其不安民於手定之地不患其不習國於手定之地則諸侯不

得以地大而指爲不均據天下三分之一以爭中原於腹心之腑此三代以來未有之勢也彭城者居九郡之中舉天下南北之脊關外之形勝必爭之地也故曰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雖然項王之不取關中何也曰項王非不取關中也乃者漢王先入關義帝之約固宜王者也項王聽韓生之說而都之關中之人安乎不安乎關外諸侯無與議乎項王所手定之九郡將以之分王乎抑自制乎度其勢必自制之矣自制之而一旦有警其將去關中自將而東乎關中者固漢王所手定也舍已所手定之九郡而奪他人所手定之關中既奪他人所手定之關中又不分已所手定之九郡一旦自將而東天下之人安乎不安乎是故關中者項王所必取之地也取之而名不順勢不便則緩取之取之而名不順勢不便且召天下之兵

則以秦之者取之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陳涉首難諸侯長
收其地而王之矣三王秦之人也以秦之地付三王此秦
漢之際諸侯之法也使三王者據全秦之勝扼全蜀之衝
包南山之塞窒棧道之險終身爲西楚藩衛則朝貢徵發
何求而不可若其以百戰之燼生降之虜寄仇讎之號令
驅鄉黨之儔匹一有擾動西楚廢其主刈其民若燎毛射
縞耳指揮既定人心自固誠如是也漢王不得援前說以
爭秦諸侯不得舉前事以責楚名與勢皆順便矣所謂緩
取之也所謂以秦之者取之也是故不付之張耳臧荼者
不以關外之將相制關中也不付之共敖黥布者不以西
楚之將相制關中也陽示天下以大公而陰利三王之易
取是故三秦者項王之寄地也其告韓生曰富貴不歸故
鄉如衣錦夜行人誰見之此項王之設辭也非項王之本

計也。雖然。關中重地也。取關中重計也。其取之之次第奈何。曰項王之計。不急於收三秦之地也。急於阻漢王之東而已。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項王之所忌。唯漢王也。是故未爲取秦之謀。先爲救秦之策。三川者。救秦之要道也。以瑕邱申陽據三川而北函谷南武關挈其要領矣。以司馬卬轄三川之北而函谷之軍無阻矣。以韓成夾三川之南而武關之軍無留矣。二王皆趙臣。趙睢於楚。故道通。韓成不睢於楚。不使之國。而楚制之。故道亦通。道通矣。然而西楚之都。不能朝發夕至。則猶之乎未通也。彭城者去函谷千有餘里。去武關亦千有餘里。輕騎數日夜可叩關。北收燕趙之卒。南引荆粥之師。關外可厚集其勢。關中可迭批其隙。漢王一搖足。則章邯先乘之。司馬欣董翳疊乘之。西楚傾天下之力而急乘之。漢何患不衄。秦何患不全。漢王且

不能保巴蜀漢中豈能移尺寸與楚爭一日之利故曰以彭城控三川館以三川控三秦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不意四月諸侯就封五月而田榮反齊是月而陳餘反趙六月而彭越反梁西楚之勢不能即日西兵而漢王已於七月破章邯八月降司馬欣董翳矣蓋項王此策漢王而田榮陳餘彭越三人非其所慮故有此意外之變此則項王之失計也然使當日者不欣漢開東兵擊齊虜三楚之士分兩路捷走爭秦其時中陽司馬卬未敗韓成已廢兵行無人之境函谷破武關必降武關破函谷亦不守淮陰侯挾新造之漢與旋定之秦以當百戰必勝之卒勝負之計必不如垓下以三十萬當十萬之數矣如是則三秦可復三秦復而三川益固九郡益張齊趙燕三國有不折而入於楚者哉而卒棄之不爲此則項王之失計也

故曰在不救雍塞翟三王而東擊齊不在都彭城也大爭戰之事一日千變古人身親其事凡所設施必非偶然不可以成敗輕量也後世如六朝之割裂加五季之紊亂草澤英雄崛起一時必有異人之識兼人之力爲衆所不及者天下大器置都大事曾是項王而漫付之吾故推其所以然以明得失之實如必以項王爲慮不及此彼亞夫者亦非不審於計者也

自記曰項王王梁楚九郡史記漢書無明文全謝山先生以爲有南陽黔中楚三郡黔中久入秦非楚地且遂絕西楚不能越九江衡山而有之南陽卽宛亦久入秦非楚地西楚定封時王陵在南陽無所屬又宛漢王所定項王未嘗過兵不能并王始皇二十三年滅楚號楚郡二十六年分楚爲泗水爲薛爲郯爲琅邪爲會稽爲

九江共六郡而漢志六安國下注故楚是六郡之外尚有楚郡如謝山之言然漢六安部陳則楚郡即陳郡秦楚之際書陳不書楚則已爲陳郡矣南陽黔中楚三郡不應列九郡之內姚姬傳先生以爲有陳郡二郡非秦置劉原父常言之漢王分西楚地自陳以東與韓信是漢收陳爲天子郡故後此會諸侯於陳陳本秦郡甚明宜在九郡之內又灌嬰傳得吳守遂平豫章會稽吳與豫章會稽參列是西楚以吳開國與會稽分郡矣今定爲泗水薛郯瑯邪陳會稽吳東郡碭候博雅君子詳之

又曰錢竹汀先生據地理志定秦三十六郡內泗水東郡會稽瑯邪碭薛六郡同其郯陳英三郡不在三十六郡之內即先生所謂二世改元之後豪傑並起分置列

郡也先生亦言有吳郡漢復并省焉

千古以上情事如指諸掌是謂有識　篇中多用乃者

未可爲訓